

漢

書

二四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班固

漢書七十八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旼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代譜謀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鄼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脩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

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敍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

徙杜陵家

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

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

如淳曰今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

弟子也復事同學子博士白奇

師古曰常同於后倉受業而奇後爲博士

又從

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師古曰禮之喪服也

京師諸儒稱述焉

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

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
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
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山客反望之獨不
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凶凶光聞之告

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

師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

是以天下之

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

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

之意

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土覆之賤人所居蓋音合

於是光獨

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

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

師古

日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署小苑東門候

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

候時而開閉也仲翁出入從倉頭廬見

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

下車

趨門傳呼甚寵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纊也下車而纊門傳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

顧謂望

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

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以違悟執政不得

大官而守門也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

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

廉爲大行治禮永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

馬兄子山領尚書

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尔

親屬皆宿衛

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

清閒之宴口陳灾異之意

師古曰間讀曰閑

宣帝自在民間

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疇問狀師古曰疇居宜反

無有所譁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

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

變宜亡此害

師古曰鄉讀曰嚮云讀曰無

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

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

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

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

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

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秦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間狀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它職事試之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累遷上之意也是時選博士諫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寢益任用師古曰寢漸也是時選平原太守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

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

悉出

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

師古曰達士謂願連於政事也

願

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

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

師古曰周成康

二王致太平也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

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掌相

師古曰任堪也欲詳

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

師古曰召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居

上聞之使

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

功

師古曰更猶經歷更音工衡反

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三

輔非有所聞也

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

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

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

師古曰辟讀曰僻也

縣官穀度不足以

振之

師古曰度徒各反

願令諸有臯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

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

師古曰差次也入郡即隴

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

西以北定以西安

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函與含同也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

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

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

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爲成人矣

政教壹傾

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

師古曰召讀曰邵復扶目反

古者臧於民

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古師

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

上惠下也又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雨于下急下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

口斂以贍其困乏

賦計口而斂也

古之通義百姓莫以

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

陛下布

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

具反

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

罰小過赦薄罪贖

師古曰呂侯爲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爲甫侯故又稱甫刑也

有

金選之品

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鉢鉢即錢也其里十一鉢十五分鉢之十三日重六兩呂

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錢副之辟疑赦其罰惟倍荆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大辟疑赦其罰千錢是其品也

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

如淳曰雖有五

時服至朝皆著皂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

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
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

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

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
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

規永惟邊竟之不瞻

師古曰推思也竟讀曰墳其下亦同

故金布令甲曰

師古曰金布者今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今甲者其篇甲乙之次

邊郡數被兵離

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師古曰同共給之也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自此以上令甲之文

日猝言此今

文專爲軍旅猝暴而施設

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

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貳師古曰貳音士得反至爲

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至

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

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也誅者過半然後襄止惠

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

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

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

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

書

師古曰昆彌烏孫之正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願

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

復尚少主

蘇林曰宗室女也

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

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

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

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

立惠從塞上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

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

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

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

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
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
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
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
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
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
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
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
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

辭也大其不伐喪也

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詛足以動諸侯前單

于慕化鄉善稱弟

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

遣使請求和親

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

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灾也彼必奔走遠遁不

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

救其灾患四夷聞之咸貢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

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

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

永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

師古曰此望之

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